

學術筆記叢刊

「清」于 鬯 著

香草校書

下

中華書局

學府書院藏書

香草校書

6

十
一
二
三
四

學術筆記叢刊

香草校書
下

〔清〕于鬯著

中華書局

香草校書卷三十七

春秋左傳一

傳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。曰爲魯夫人。故仲子歸于我。

邾案。此我字下不言何公。頗不明瞭。上文云。惠公元妃孟子卒。繼室以聲子。生隱公。明惠公不更娶矣。何來此仲子歸我。歸何人也。及讀史記魯世家知此事有大難措辭者。世家云。惠公適夫人無子。公賤妾聲子生息。息長。爲娶於宋。宋女好。惠公奪而自妻之。生子允。所謂適夫人者、卽元妃孟子也。所謂賤妾聲子生息者、卽繼室聲子生隱公也。所謂息長娶於宋、惠公奪而自妻者、卽所云歸于我也。然則仲子本歸隱公而實歸惠公。既不得曰歸我隱公。又不便直曰歸我惠公。故渾其辭而但曰歸于我。此必魯舊史官語。其辭蓋審酌至善者矣。惠公奪仲子以好。好者色美也。則所言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。其事正有可疑矣。夫唐叔之手其文爲虞。成季之手其文曰友。猶曰適成一字之形。孰有接連爲魯夫人四字而可辨識者。孔穎達正義以爲字非手文。然云曰爲魯夫人。既著曰字。明爲字亦手文也。且既爲國君夫人。其手果誰見之。特以歸隱公。則其時惠公在。隱公又非太子。將不必爲夫人。惠公奪之而無以自解。乃以爲符此手文夫人字耳。故世家獨不載其說。豈非史公所據無此說哉。史公載惠公奪妻之事。司馬貞索隱反引左傳而疑之。又謂譙周亦深不信。然邾獨信其必有所本。蓋非史公記此。卽無以明左傳之文。

傳固明知之而故不盡其辭。並緣飾以手文之說。賴史詳著其事。正參觀兩合。安得疑之。且不特左傳也。穀梁傳云。先君之欲與桓。非正也。邪也。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。則是成父之惡也。公羊傳云。桓幼而貴。隱長而卑。其爲尊卑也微。國人莫知。若仲子果夫人。聲子果姜媵。則桓爲夫人子。隱爲姜媵子。與桓何以曰邪。何得曰成父之惡。其尊卑亦甚顯。何云微。何至於國人莫知。惟隱雖姜媵子而姜媵卻正。桓雖夫人子而夫人卻不正。故其辭如此。是三家作傳者皆明知有此事。特皆不明筆耳。得史公此說。而三傳悉通矣。桓十六年傳云。衛宣公烝於夷姜。生急子。爲之娶於齊而美。公取之。昭十九年傳云。楚大子建王爲之聘於秦。無極與逆。勸王取之。則其實爲春秋所習見。襄三十年傳云。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。通焉。此則通而非奪。文七年傳云。穆伯如莒涖盟。且爲仲逆。及鄆陵。登城見之美。自爲娶之。則兄亦有奪弟妻者。苟可疑。將不止一惠公矣。且疑之。是直謂史公虛構此說以誣惠公。豈有之哉。

是以隱公立而奉之。

邈案。立者卽謂隱公攝立爲君也。經不書卽位。故傳明隱之所以立奉之者。之字當指仲子。謂奉仲子爲母也。而杜預集解謂隱公追成父志。爲桓尚少。是以立爲太子。帥國人奉之。則以立爲桓公立爲太子。非隱公立爲魯君。奉爲奉桓。非奉仲子。其說本之鄭衆、賈逵而小變之。殆非也。然據孔義引鄭說、隱公攝立爲君。奉桓爲太子。則其解立字卻不誤。蓋此語承上文惠公薨而言。又明出隱公字。凡言某公薨。某公立。史文之常例。又下文云。元年春王周正月。不書卽位。攝也。卽緊承此立字而言。仲明隱既

立而經不書卽位之意。左傳未經割傳附經之前。其文本相連接。割此句以上附經前。其實不必。儘可一并附於經之後。

割傳附經。每見著某年輒割之。殊有不可斷而斷之。失。如桓元年傳美而艷句。本與二年春宋督攻孔氏相接。因二年字而斷之。二年傳啟曲沃伐翼。又與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相接。因三年字而斷之。亦有一年內傳文因著時而斷者。如桓五年傳鄭伯不朝。與秋王以諸侯伐鄭。因一秋字遂斷之。不知下文又云秋大雩。正以此秋字在傳中不著在首。故又複出也。杜解謂重言秋。異於凡事。豈其然乎。莊十三年傳遂人不至。夏、齊人城遂而戍之。今因夏字加一圈。然阮元校勘記謂宋本岳本無○。此誤衍。可爲桓五傳作證矣。全部傳文其強斷處幾於觸目皆是。何勝悉數。

邕謂不特傳有不可以年斷者。卽經亦有不可以年斷者。如桓五年經云。冬、州公如曹。六年春正月實來。是文亦相接也。則立之指隱不指桓。顯可見也。惟鄭亦以奉爲奉桓爲太子。夫既奉仲子爲母。則正以桓爲太子故矣。但曰奉謂奉仲子則可。謂奉桓則不可。奉者必自下奉上之辭。子可以奉母。兄未便曰奉弟也。杜亦正嫌於奉字之義。故曲謂帥國人奉之。殊添設帥國人字矣。且史記魯世家言登宋女爲夫人。以允爲太子。允卽桓公。在惠公卒之前。而下傳亦云惠公之薨也。太子少。則桓在惠公時固早已立爲太子矣。亦何煩隱之追立而奉之哉。

隱公三年傳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。

邕案。此承上文美而無子言。則賦碩人者蓋指今詩考槃篇也。其詩曰。碩人之寬。碩人之邁。碩人之軸。故稱之爲碩人。又曰。獨寐寤言。永矢弗諼。獨寐寤歌。永矢弗過。獨寐寤宿。永矢弗告。此正憐其無子之意。若以爲今詩碩人篇則絕不及莊姜之無子。而彼序言閔莊姜。一閔字已可商。詩中但是美莊姜。無閔意也。至續序更伸之云。莊公惑於嬖妾。使驕上僭。莊姜賢而不答。終以無子。國人閔而憂之。

實卽本此傳而說之。而豈知此傳所謂碩人者非彼碩人與。論語學而篇稱早麓爲干祿。若非早麓則假樂也。早麓篇云。豈弟君子。千祿豈弟。假樂篇云。千祿百福。子孫千億。俞蔭甫太史論語平議云。子張學干祿。於學詩時研求其義。非學求祿位之法也。先進篇稱抑爲白圭。白圭之玷。尚可磨也。

近有解秦伯篇師摯爲篇名者。據大明篇摯仲氏任。謂與關雎同言周室后妃之德。并疑師爲仲字之誤。其意以師摯爲逸篇也。然安知大明不卽稱師摯乎。國語晉語稱小宛爲鳩飛。宛彼鳴鳩。翰飛戾天。漢書外戚傳稱關雎爲窈窕。窈窕淑女。後漢書儒林傳稱瓠葉爲菟首。有菟斯首。又何疑考摯之稱碩人乎。今考摯序謂使賢者退而窮處。則試問言獨寐者何意。豈若朱買臣有妻窮而請去、致使獨寐乎。又何以永矢弗諼也。蓋詩篇之名。本屬作序之人所題。故三家與毛不必盡同。而況在詩未有序之前也。又案。晉語又云公子賦河水。韋昭解云。河當作沔。邕謂河水者乃正是今詩碩人篇也。其詩曰。河洋洋。故稱河水。公子因得罪懷羸。故賦此以見懷羸之美好。於事實合。若爲沔之誤。何以僖二十三

年傳亦作河水。豈內外兩傳皆誤乎。且沔水之詩。事理轉遠。杜解以河水爲逸詩。亦非也。教之以義方。

邕案。義方二字平列。與下文邪字對。若方字作方鄉解。則下文不合云邪方乎。杜於此不發解。而後人多以義方爲串義。殆失之矣。周書官人篇及大戴文王官人記並云。省其居處。觀其義方。省其喪哀。觀其貞良。義方與貞良爲偶。則二字平列可證矣。

君義臣行。

邕案。此行字當是德行之行。行猶德也。周禮師氏職鄭注云。在心爲德。施之爲行。是也。行字有配字

以見其美惡者。亦如德字有配字以見其美惡也。如行曰美行。亦曰惡行。德曰美德。亦曰惡德。有專以爲美辭者。大戴盛德記云。能行德法者謂之行。荀子正名篇云。正義而行謂之行。亦如德字之專以爲美辭也。此行字卽專以爲美辭者。故曰君義臣行。君義者君待臣以義。臣行者臣事君以行。與下文父慈子孝、兄愛弟敬。其義一也。杜解乃云臣行君之義。則以此行字爲動義。與義字及下文慈孝愛敬字皆失類矣。說必非也。國語晉語云。下有直言。臣之行也。上有直刑。君之明也。臣行君明。國之和也。彼臣行正與此臣行同。可以取證。管子五輔篇言八體。則與此六逆六順之說相合。多夫婦。故其數八。其云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。卽此所謂君義也。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。卽此所謂臣行也。今案。晉語云。今叔父作政不行。韋解。不行謂不順也。汪遠孫發正云。書洪範五行鄭注云。行者順天行氣。見永樂大典鑒字部。是行有順義。

五年經 公矢魚于棠。

鬯案。此矢字本作陳。故杜解云。書陳魚。以示非禮也。是杜本作陳字。顯甚。孔義云。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。國君爵位尊重。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。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。主譏其陳。故書陳魚。以示非禮也。是孔本猶是陳字。亦顯甚。蓋後人因傳云。書曰公矢魚于棠。非禮也。遂改經之陳字爲矢字以同之。不知春秋本自單行。左氏傳亦自單行。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卽左氏經。又云左氏傳三十卷是經傳。篇卷且不同。析傳附經。卽出杜氏。杜春秋序云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。比其義類。各隨而解之。陸德明經典釋文云。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。杜氏合而釋之。則杜氏析傳附經。無疑義。而如僖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。杜解謂簡編倒錯。又襄二十五年傳解云。當繼前年之末。而特跳此者。傳寫失之。則又似不出於杜氏。當詳。杜氏所據經本與左傳文異者。如桓六年經寇來。左傳

作實來。見詩韓奕篇孔義所引。今左傳作寔。後人依經改。莊六年經衛俘。左傳作衛實。文元年經錫公命。左傳作賜公命。陸釋所據本經此今作錫。亦依法改。五年經歸含。左傳作來含。宣元年經救陳。左傳陳下有宋字之類。不一而足。傳標作矢而經作陳。烏足怪哉。今學者於此止知穀梁公羊作觀魚。與左氏作矢魚異。而莫復知有作陳之本者。亦讀注疏太不省矣。

傳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。

鬯案。物蓋當訓畫。其本義取乎射物。儀禮鄉射記所謂物長如筈者。又大射儀云。若丹若墨。度尺而午。鄭注云。謂畫物也。是也。物字从牛。說文牛部謂牛爲大物。天地之數起於牽牛。其義實迂。或疑其字正从午。所謂度尺而午。鄭注云。一從一橫曰午。射物以畫。畫必以法。故杜解下文不軌不物謂不入法度。以法度兼釋軌物。義固未謬。然不明取義之由。則物何以有法度義乎。猶軌字不明車軌之義。亦何由訓法度也。物之取義於射物。猶軌之取義於車軌矣。然竊謂訓軌物爲法度。猶不如訓物爲畫。則與軌字庶幾分別。下文云。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。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。要不可云講事以度物量。取材以章軌采也。或讀彼量字采字屬下。亦不得云量謂之物。采謂之軌也。觀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語。則此物字訓畫。義實明甚。章物即章畫也。楚辭懷沙章云。章畫志墨。今前圖未改。

六年傳 秋。宋人取長葛。

鬯案。秋。此商正建丑也。宋爲商後。宜行商正。商正之秋九月。周正之冬十月也。宋取長葛。必是商之九月。周之十月。故經書冬而傳言秋。杜解以秋取冬來告解之。實未確。劉敞七經小傳已辨之矣。劉謂

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。丘明作書。雜取當時諸侯史策。有用夏正者、有用周正者。故經所云冬。傳謂之秋也。其說善矣。顧言夏正周正而獨遺商正。何與。豈忘其爲宋事與。

八年傳 先配而後祖。

鬯案。配、祖二字蓋互誤。當云先祖而後配。故下文鍼子曰。是不爲夫婦。誣其祖矣。非禮也。若先配後祖。則是既爲夫婦。何得云不爲夫婦。杜解據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以斷鄭忽先逆歸而告廟。孔義又載賈氏兩鄭氏之說。要與下文不爲夫婦之語皆不可合。且逆婦先告廟。惟見於公子圍語。在禮經亦無明文。果使其禮應爾。則鄭豈有顯背禮制。而譏非禮者亦不特一陳鍼子矣。蓋正以先祖後配。一若尊愛其祖。故鄭之君臣方將自以爲有禮。孔義云。此時忽父見在。計告廟以否。當是莊公之事。而其實非禮。乃爲陳鍼子所竊議也。儀禮昏禮云。主人說服于房。媵受。婦說服于室。御受。姆授巾。御衽于奧。媵衽良席。在東皆有枕。北止。主人入。親說婦之纓。說並讀爲悅。此所謂配也。據孔義引賈逵以配爲成夫婦。於下文育字之義合。鄭案以配爲同牢食。亦通。同牢食則又在成夫婦之前矣。又云。質明。贊見婦于舅姑。是見舅姑尚先配而後見。況告祖乎。士禮雖不言告祖。而云若舅姑既歿。則婦人三月乃奠菜。奠菜者、告既沒之舅姑也。告既歿之舅姑在婦人三月之後。則告祖亦必在婦人三月之後。小戴曾子問記所謂三月而廟見者。三月而廟見。指祖廟。故彼下文又云擇日而祭於禰。指舅姑沒者。卽昏禮所謂奠菜也。孔義合爲一事。非。校見彼。則豈有三月而夫婦猶未配者乎。是先配後祖正合於禮。傳文果作先配後祖。不特與下文不爲夫婦之語有乖。亦與非禮之譏不協。故知必配祖二字之互誤也。蓋說左傳家多不通於禮。輒以世俗之見議禮。則先祖似禮。先配似非禮。

正如鄭君臣之流。此傳文之所以互倒與賈鄭之本已然。則其誤亦久矣。
因生以賜姓。

邕案。因生之說。杜解因其所由生之外。有謂禹以意苴生姓姁。契以玄鳥子生姓子。是爲因生。亦得備說。固學者所習聞也。竊謂兩說之外尚有一解。蓋讀生爲性。性生二字古多通用。大戴子張問人官記盧辯注、呂氏春秋知分覽及本生、貴公、侈樂諸紀高誘注。並以性訓生。論語公冶長陽貨諸篇皇侃義疏、昭十九年傳孔義。並以生訓性。故因生者、因性也。因性者承上文建德而言。性卽德也。國語晉語重耳欲辭懷嬴。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。彼姓亦當讀性。卽彼下文災毓滅姓。左昭元年傳孔義引姓作性可證。不然。重耳與夷吾正兄弟同姓矣。子圉者、夷吾子也。又何以云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乎。良謂子圉之性與重耳之性不類也。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。同姓者二人而已。故曰同德之難如是。同德卽同性。同性故同姓。異姓惟異德也。異德者異性也。此可以補因生以賜姓之說。

諸侯以字爲謚。因以爲族。

邕案。諸侯以字爲謚六字爲句。爲有與義。管子戒篇房玄齡注云。爲猶與也。又如孟子公孫丑篇云。得之爲有財。言得之與有財也。得謂得大木。大木不恒有也。戰國齊策云。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。言以梁與齊戰也。古書爲作與字解者尚多。詳王引之釋詞。此言諸侯以字爲謚者。諸侯以字與謚也。族卽氏也。因以爲族者。因以爲氏也。蓋謂諸侯之大夫或以字爲氏。或以謚爲氏。故曰諸侯以字與謚。因以爲族。杜不知爲當訓與。誤以字字斷句。爲謚以下六字遂不成義。後人改讀上句六字。是矣。而又率從陸粲

左傳附注以謚爲氏字之譌。據史記舜紀裴駟集解載鄭駁異義所引左傳謚作氏。然儀禮少牢禮鄭注云。大夫或因字爲謚。引春秋傳云云。則鄭所據左傳亦作謚字。孫志祖讀書脞錄謂異義作氏。恐轉是傳寫之誤。是也。孫又引小戴禮弓記鄭注尼父因其字而爲之謚。則鄭意尤昭然矣。蓋鄭讀此上句六字勝杜。而亦不明此爲字當訓與。故有此說。孔子之謚尼父。附會也。且孔氏不因此改爲尼氏。又何云因以爲族。今案。以字爲謚。殆殷禮。故穀梁桓二年傳云。父字謚也。孔父、宋大夫殷後也。尼父爲謚。亦用殷禮。說附參。則既言字爲氏。又言因以爲族。仍不可通。乃不得不以氏族二字強生別異。於是有合之爲族、分之爲氏之說。又有分之爲氏、又分爲族之說。而不知分之爲氏、氏卽族也。又分爲族。族仍氏也。卽以此傳驗之。上文云。公問族於衆仲。下文則云公命以字爲展氏。非氏卽族之明證與。故以字爲族。卽以字爲氏。以謚爲族。卽以謚爲氏。惟以字爲氏與以謚爲氏。其說卻有分別。以字爲氏者、以王父字爲氏也。此展氏是也。而以謚爲氏者、則不必以王父謚爲氏。故林寶元和姓纂所載以謚爲氏者。如禹氏引風俗通云。夏禹之後支庶以謚爲姓。姓卽氏也。自史記以下久不別。姓纂無議矣。然古姓氏本不甚別。至近人始多嚴辨之者。在穀梁隱九年傳云。南氏、姓也。戰國趙策云。出更其姓爲輔氏。皆卽姓卽氏。文氏引風俗通云。周文王支孫以謚爲姓。則皆以天子謚爲氏。又胡氏云。帝舜之後胡公封陳。子孫以謚爲姓。康氏云。衛康叔之孫以謚爲氏。丁氏云。齊太子生丁公伋。支孫以謚爲姓。桓氏云。齊桓公之後以謚爲姓。又宋桓公之後向魋亦爲桓氏。此不復言以謚爲氏。亦以謚爲氏也。孝氏云。齊孝公支孫以謚爲姓。公成氏云。衛公成之後以謚爲氏。此公成蓋當作成公。彼文又云。晉有散騎常侍公成綏。今晉書有成公綏傳。無公成綏。卽可見。然則姓纂宜編入清韻。孫星衍、洪瑩所輯校本編入東韻。非也。穆氏云。宋穆公之後支孫氏焉。此亦不言以謚爲氏。亦以謚爲氏也。則皆以諸侯謚

爲氏。又靖氏引風俗通單靖公之後以謚爲姓。王卿士亦得比外諸侯。肅氏云。周文王子邲叔之後成肅公以謚爲姓。孫洪校謂此當是周卿士成肅公之後。則當與靖氏爲類。凡此皆無以大夫王父謚爲氏者。惟敬氏云陳厲公子敬仲之後以謚爲氏。然又引姓苑云。黃帝孫敬康之後。則敬仲一說或未足據。抑敬仲果爲謚否。或字而非謚也。如靖氏下又引一云齊田氏之族靖郭君之後。靖郭乃封號。而史記孟嘗君傳亦誤以爲謚矣。又臧文氏云。爲魯大夫臧文仲後。則仍冠臧字。不純以謚爲氏。蓋以字爲氏則以王父之字。以謚爲氏則不以王父之謚。而以自出之君之謚。魯之三家其稱三桓。尤習據矣。此則所宜辨析者。而說者顧漫不加察。反於氏族之不必分者獨齟齬焉。其故實由不知此爲字之當訓與。信乎訓詁之關於經義不少也。

九年傳 彼徒我車。懼其侵軼我也。

邲案。徒車二字疑互誤。彼車我徒。故曰懼其侵軼我也。若彼徒我車。則我且侵軼之。何患其侵軼我。下文云。君爲三覆以待之。杜解云。覆、伏兵也。伏用徒兵可會。若車兵則不便於伏。且四年傳云。諸侯之師敗鄭徒兵。襄元年傳云。伐鄭。敗其徒兵於洧上。尤鄭用徒兵之明證矣。十一年傳。授兵於大宮。公孫閱與潁考叔爭車。乃爭將車。非車兵之車也。鄭此時實用徒兵而無車兵。故懼戎用車兵耳。此與昭元年傳言彼徒我車自相反。或後人誤援彼文以改此。則未可知。不知彼固當云彼徒我車。此必當云彼車我徒。不可強同也。考工記云。胡夫人而能爲弓車。此言北戎卻。卽胡。則其兵之用車也固宜。

桓公元年傳 爲周公枋故也。

邕案。此彷彿字疑祀字之誤。爲周公祀、卽上文鄭人請祀周公也。爲周公彷彿則不辭。隱八年傳云。不祀泰山也。此云爲周公祀故也。兩文相應。

五年經 春正月。甲戌。己丑。陳侯鮑卒。 傳 再赴也。

邕案。陳侯以甲戌己丑兩日卒。其事大奇。左傳言再赴。蓋已得其說。特其所據國史。當有殘闕。故語焉不詳。此傳論事必當詳敘長篇。今傳止數句了之。其所據殘闕。可見。至謂公疾病而亂作。國人分散。故再赴。夫國人不分散而不赴。則有之矣。何以反再赴乎。其說誠不可解。豈知再赴之說。但觀下文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一語已可得。蓋當時命赴者何人。卽此文公子佗與太子免也。其先赴以甲戌之日卒者。免赴也。其後赴以己丑之日卒者。佗赴也。何以知之。免欲陳侯之卒早。則可以正其嗣位之說。佗欲陳侯之卒遲。則可以文其殺免之說。度當日情事。卽玩殺而代之句。代之者佗代免也。則免固已先立爲君矣。蓋免正懼佗之逼己。故急正位以自固。而不待其父之死。是賊子也。早赴以甲戌。則曰先君既卒。適子嗣立。正也。至陳侯真卒。免固得正人君之位矣。而佗乃殺之。是亂臣也。遲赴以己丑。則曰先君尚在。殺免者先君之命也。非佗也。且正暴免奪父位之罪而見殺也。於是魯史先得免之赴而書曰。五年春。正月甲戌。陳侯鮑卒。及得佗之赴而爲己丑也。則又補書己丑二字於甲戌之下。良知甲戌未必實。己丑亦未必實也。於是陳侯一人遂有兩日之卒。蓋並存以示疑之例。而疑遂至如今耳。然則曷不考其實而書之。曰。考之矣。考之。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出。己丑之日得。不知死之日。此穀梁傳之說亦必有所受。不可誣也。公羊襲之。則云賊也。甲戌之日亡。己丑之日死。而得增一死字於己丑之日下。則信己丑死矣。於義便短。且

尋公羊之說。直以爲陳侯得狂疾而憑空飛去。故曰悵也。悵當作愾。見阮元校勘記。愾者憑空飛去之象。白虎考黜通云。蜚亡而死。是其證。蓋甲戌日飛亡。凡飛亡十六日至己丑日而得其屍。豈有是理哉。蓋正惟陳侯之死在外。故免得據其出之日以爲卒。佗得據其得之日以爲卒。若果死於寢中。死之日衆共聞見。免與佗亦安得各執一說哉。彼既各執一說。我卽兩存其說。蓋雖不知。要不出此甲戌至己丑十六日之內。穀梁傳謂之舉二日以包。與左傳再赴之說亦不相悖也。或曰。魯史既不知。然至孔子筆削春秋。何不竟去其日乎。曰。去其日。則免、佗之事不見矣。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也。史記陳世家載免、佗事與左傳雖異。而亦云正月甲戌己亥桓公鮑卒。且亦載左傳再赴之語。是漢人未有疑此文有脫者。自陸淳春秋集傳辯疑引趙子說。始以甲戌下爲簡脫。於是後人附和從之。夫誠不顧古義之滅沒。則以此文爲簡脫。立說固極便易矣。邕竊爲趙氏易一解曰。甲戌二字衍。既可以爲簡脫。卽何不可謂字衍。以爲字衍。猶合於杜預長曆也。蓋杜以甲戌爲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。則甲戌不應以正月冠之。豈非同一便易之說而校有微乎。

六年傳 吾牲牷肥腍。

邕案。腍當訓備。與肥義有別。杜解謂腍亦肥也。雖詁家有是。而解此腍字實與傳義連異。何以言之。下文云。博碩肥腍。謂民力之普存也。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。謂其不疾癘蠹也。謂其備腍咸有也。此卽分釋博碩肥腍四字之義也。若云博者謂民力之普存也。碩者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。畜、養畜之義。杜解云。六畜既大而滋。孔義既云養畜以時。又云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。言六畜非傳畜字。肥者謂其不疾癘蠹也。腍者謂其備腍咸有也。訓詁之義是爲極古。以不疾癘蠹釋肥。陸釋蠹引說文作癘云。癘瘰、皮肥也。此說雖不見今本說文。然卽陸誤

字林爲說文。要其義自確也。以備腍咸有釋腍。則腍之當訓備。而不當訓肥。明矣。杜解實不省下文四字之分釋。故於此腍字未得其義。然卽下句云燾盛豐備。腍與肥義有別。猶備與豐義有別也。肥與豐卻同義。則腍與備自同義矣。蓋自牲牷而言曰肥腍。自燾盛而言曰豐備。其實肥腍卽豐備之義。豐備卽肥腍之義。然則不可曰腍亦肥也。而卻可云肥有豐。腍亦備也。

十一年傳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。

邲案。至、謂至楚。非謂至蒲騷。杜於此至字不解。而下文解云。鄭人日虞四邑之至。今本日作曰。此傳日字。唐石經亦作曰。自唐以前無日狹日闕之別。冀其與己合勢。有虞度外援之心。則誤以四邑之至爲至蒲騷矣。不知上文云。鄭人軍於蒲騷。將與隨、絞、州、蓼伐楚師。是明四邑先行。鄭人將與之共伐也。故曰且日虞四邑之至也。謂虞度四邑之先至楚也。又下文云。君次於郊郢。以禦四邑。則其義益明。若鄭人待四邑至蒲騷。楚何以於郊郢而禦之乎。然則虞四邑之至者。卽度四邑之至楚郊郢也。

鄭有虞心而恃其城。

邲案。蒲騷有城。上文云。鄭人軍於蒲騷。則所恃者爲蒲騷之城。甚顯。杜解乃云自恃近城。則以城爲鄭之都城。殆誤矣。且上文又言鄭人軍其郊。蒲騷爲鄭郊。則其去都城正未必近。杜意蓋亦以蒲騷爲鄭郊之邑。邑不當有城。故漫謂近都城耳。而不知邑正有城。小戴檀弓記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。鄭注云。保。縣邑小城。又月令記四鄙人保注。亦云小城曰保。然則凡邑有保。保卽其城。故史記秦紀云。盡獻其邑三十六城。尤爲明據。隱五年經云。宋人伐鄭。圍長葛。長葛、鄭邑也。僖二十三年經云。齊侯

伐宋圍緡。緡、宋邑也。苟無城。何以圍乎。鄆蒲騷之有城。卽猶鄭長葛、宋緡之有城矣。

十二年傳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。

鬯案。扞訓衛。杜解本不誤。而未著其說。致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漫據戰國策高誘注訓爲禦。謬矣。衛者衛我采樵者也。禦則禦彼采樵者矣。以楚之采樵者非絞之采樵者。自楚言之。故扞可訓衛而不可訓禦。蓋采樵者非戰士。必使戰士衛之。庶無爲敵所獲。所謂扞也。今無扞。故曰以誘之。誘之使獲也。下文云絞人獲三十人。正獲此采樵者三十人也。若訓扞爲禦。則以采樵者爲絞人。而下文不可通矣。洪書根據古訓。爲世所重。偶爲辨正。

莊公元年傳 爲外。禮也。

鬯案。此外字非上文築館于外之外。杜解謂得禮之變。而孔義因謂築之于外。是應變之禮。殆誤解矣。上文云。不爲親、禮也。此云。爲外、禮也。兩句相應。是此外字與上文親字爲對。親指文姜。則外指王姬。文姜爲魯大夫、是親也。王姬非魯女、是外也。因仇齊而不爲文姜。是不爲親也。所以爲禮。不以仇齊而不爲王姬。是爲外也。亦所以爲禮。若如孔義以此外卽上文外字。則爲外二字直可省矣。左傳語多相承。自分章割斷。文義隔閡。亦因而誤解。

二年經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糒。 傳 書姦也。

鬯案。此姦字當讀爲干。國語晉語云。且不及而言姦也。不及而言。則非干而何。韋解云。是爲有姦。似失之。淮南子主術訓云。各守其職。不得相姦。亦謂不得相干也。並卽此姦字之義。劉熙釋言語名云。姦、奸